

# 王 芃 生 與 李 萬 居 (上)

## 魯莽書生李萬居之四

### 禁入情網關她一夏

李萬居參加祖國抗戰陣營，尤其是担任港粵方面聯絡工作和王芃生很有關係。這得從萬居和施小姐分手，認識鍾賢濤談起。

民國十七年，也就是一九二八年。秋天，萬居正式進巴黎大學文學院，攻讀社會學，在名教授普格勒(Prof. Bougle)和霍可拿(Prof. Faucounet)兩位指導下，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思想，和普魯東學說。(Lapocaine De P. J. Proudhou)對普魯東的生活奮鬥史，特別感興趣。

萬居結識了許多好朋友，也是當時在法國留學的，有黎烈文，劉鵬九，黃維揚，張耕陽，李肇義，鄧靜華，鍾華錫，郭漢烈等，還有位女同學，就是施莉俠小姐。她是雲南人，能畫，能彈月琴，更能作詩，一下就吸引住萬居。

施小姐是在巴黎大學專攻近代史，與萬居的社會學有很多共同課。不過施小姐是富家女，萬居是窮學生，祇是心中有些仰慕，而不敢造次。

可是不久，就有詩文往還，施小姐落落大方，常有照片、詩，寄給萬居，萬居不覺砰然心動。許多朋友冷眼旁觀，都不希望萬居墮入情網。

一天，張耕陽對施小姐說：「你不要去找老李(指萬居)，要他好好讀書。」

「我有自由，要你管我？」施小姐驕傲地說。

「我不是管你，是關心老李。」張耕陽說着，心生一計。「喂！你暑假要到哪兒去避暑？」

「我還想不出，看我這麼瘦，你想我到那兒去休養休養，可是一時想不起地方。」

「我倒想起個地方，就是修女院，是那裏清靜，高貴，不過不容易住進去；而且要監護人簽字呢。」

「異國作客，到哪找監護人？」施小姐說。

「我可以做你的監護人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呀！」

於是暑假到了，張耕陽把施小姐送進巴黎郊外的修女院，而且簽了字，修女告訴耕陽說：

「施小姐不能隨意外出，星期天要監護人來接，簽了字，纔能外出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耕陽說。

「星期日去接我啲！」施小姐說。

「嗯！你好好在這休養休養吧！」耕陽揮揮手走了。

耕陽存心把施小姐「關」在修女院，星期日根本沒去接她。

施小姐住在修女院裡，看看書，畫畫油畫，又作詩，可是忘不了巴黎的繁華，也忘不了男同學們的殷勤。這張耕陽怎麼不來接她？於是寫了很多信，罵他，諷刺他，求他，快接她出去走一走。

信如雪片飛來，耕陽都把信丟在紙簍中。等到快開學了，耕陽再去接她。——耕陽早打好主意。暑假對萬居來說，倒也寫意，每天讀讀書。星期天，張耕陽黃維揚，常常提了些法國人不吃的豬肝，豬雜碎，到萬居住處，一同炒來吃。黃維揚對弄菜，很有一手。

瑪麗老小姐，很喜歡熱鬧，看一羣年輕人，有說有笑，使她減少許多寂寞。所以飯後，瑪麗老小姐，總是煮一大壺咖啡，請他們飲用。就是他們回國以後，常常還思念瑪麗老小姐的咖啡。夏去秋來，暑假已過，快要開學了，耕陽從修女院把施小姐接出來。

見了面，施小姐罵人的話，像連珠砲樣的飛過來：「你爲什麼把我關到修女院？你沒接到我的

鍾楊瑞先

信呀？你是居什麼心？」

耕陽不理她。她一路走，一路罵。

快到巴黎的時候，她突然罵：

「你一定是愛上了我，怕我跟別人接近，所以把我關進修女院！」

「笑話！看你整天到處亂跑，瘦的可憐；現在你休養得又白又胖，還不謝謝我？你說我愛上了你？你也不照照鏡子？倒貼我都不！」

等施小姐要打他，張耕陽一溜煙就跑了。

施小姐回巴黎後，想想也該好好唸唸書。

萬居許久不見施小姐，知道她去避暑，避暑回來，也不見芳踪，於是作了一首詩：

心緒無端清亂劇，眼前景色已前非。

漫言風雨連朝夜，那許輕泥稍染衣。

冬天在法國，是肅殺而淒冷的，大家都上完了課，就是在壁爐前，讀讀書，聊聊天。萬居有時就寫作，譯稿。

漫長的冬天過去了，春天的巴黎是綺麗而美妙的，新綠乍生，漸漸地繁花似錦。

懷莉君

萬居想：施小姐冬天不來玩，春天該來玩吧？可是仍不見芳踪，不禁漫吟着：

「屐痕近已模糊甚，

紅綠連天君未來。」

後來在巴黎一打聽，施小姐跟別的男同學玩得很熱鬧。萬居想：算了吧！她是富家女，我是窮學生。

他認識施小姐，也曾向臺灣家鄉寫信報告過

：後來他西端兄寫信要他跟施小姐結婚。萬居回信寫：

「與施小姐祇是朋友，嫁娶尙談不到：何況施小姐是大家爭奪的對象，行為浪漫，不適於做妻子……」

萬居跟幾個同學談起，想辦份報紙，可是一想到，沒有漢文鉛字怎麼辦？

於是萬居他們在巴黎，開始於課餘，寫臘紙，油印辦了一份刊物。

在法國，苦讀七年，終於二十一年夏天，巴黎大學畢業，告別了風光旖旎的花都。

學成歸國識鍾賢瀨

一九三二年（國曆民國二十一年），夏天，決定返國，並且寫信給台灣報告，決定行期和所坐的船隻。家鄉的人，知道萬居學成回國，都很興奮，雖然去的上海，不是北港，知道相距近了，他一定會回來的。

忽然一天李水波氣急敗壞地跑到西端先生處，西端先生正在家教書，他拉他在一處說：

「我剛剛看與南新聞說：萬居阿叔坐那條船發生大火了，六百多人，祇存下一百九十二人，四百多人行方不明及燒死啦！」

西端先生，頓時流淚滿臉說：

「完了！十年心血白費啦！」

北港親友，互相奔走相告。都蒙上一層陰霾悲悽氣氛。

原來萬居好吃，就救了他的命。他返國路線是從巴黎到馬賽，要從馬賽上船。剛好有朋友要請他吃飯，他索性退掉船票，而跟朋友吃飯去了。

坐下班船到了香港，一看報紙，知道要搭的那艘船發生大火，恐怕家鄉知道着急，趕快打一封信報，報告平安，並且趕快再寫信，報告回國經過情形。

原來林獻堂辦了一份報，叫與南新聞，一半日文版，一半漢文版，根據外電報導，誰知萬居中途退票呢？真是虛驚一場。家鄉人互相安慰說：

「吉人天相！吉人天相！」

萬居又回到上海，一別七年，上海更繁華了

這時他開始埋首整理翻譯的作品，於是將他的譯著：

法國社會運動史。

關着的門。

詩人相爾若。

為誰寫作。

戲劇與教育。

連續出版，雖不能說是著作等身，但以三十幾歲青年，也是難能可貴了。

現代英吉利之政治，是民國二十五年在南京完成的。這些都不是自己出版，而是賣稿費，交給商務中華、正中書局出版。

回到上海，萬居已是三十二歲青年，朋友們都注意到，他仍是孑然一身，應該有個家室了。

留法的學生，都常到一位周自拔先生家裏玩，周先生有意為萬居介紹位小姐，可是萬居拙於

談情說愛的言辭，缺乏風流瀟灑的勁兒，沒認識多少天，就被一位留法學藝術的李先生把那位小姐搶走了，而且宣佈訂婚。

鍾賢濤小姐，正在上海伯特利醫院，學習婦產科，與同學劉光璧小姐很要好，劉小姐大哥哥劉鵬九，也剛從法國留學回國。劉小姐與鍾小姐，常相攜出入周家。

「大塊頭（指萬居）可憐，要介紹的小姐被學藝術李先生搶走了。」一天劉光璧說。

「好！我另外給他介紹！」鍾賢濤自告奮勇地說。

從此鍾賢濤就開始給大塊頭物色對象。鍾小姐湖南長沙人。她父親鍾冕南，在前清進過學，後改入耶魯大學（湘雅醫院前身）畢業，一面在中學教書，一面在教會傳教，可是書香之家小姐，面貌秀美，身材修長，萬居對她有些傾心，苦於不好啓齒。

鍾小姐對交男朋友，不感興趣，除了劉小姐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之外。另有一至友，就是章蘊如小姐，章小姐，喜歡她溫柔賢慧，並且約她抱獨身主義。將來一起開個醫院。

暑假鍾小姐畢業後，就由章小姐三叔章士釗，介紹到永安紗廠的第二廠，做醫務室主任。

星期天，仍有時去周家玩。想起給大塊頭介紹女朋友的諾言，就對大塊頭（萬居）說：

「下星期請到吳淞口永安紗廠來玩好嗎？我給你介紹一位護士小姐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大塊頭忙不迭回答。

正是秋涼好時節，萬居與沖沖到吳淞口訪賢

濤；賢濤事先爲他準備好多紅燒肉，蹄膀、魚，因爲在周家吃飯，每次看他吃得津津有味。賢濤的弟弟，鍾元已由湖南到上海求學，她以長姊兼慈母精神，要培植他唸書，所以也約他來陪萬居。

萬居那天興致很好，大快朵頤。飯後，賢濤帶萬居去看那位護士小姐，萬居祇好跟她背後走，心想：

「不要看別人啦！就是你自己啦！」

可是也不敢明說，祇好虛應故事看了一下。

看完賢濤問他：

「那位小姐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好！」萬居如果不答好，以後沒戲唱了。

賢濤又替那位小姐吹噓了半天，萬居也祇好靜聽。傍晚告辭時，心中興奮異常，作了一首七絕：

#### 初訪賢濤歸途有感

數點漁燈日正昏，淡然物色足銷魂。  
十年夢斷芭蕉雨，寥落西風憶故園。

#### 文名大盛準備結婚

詩作好後，抄一份寄賢濤也抄一份寄回台灣。這首詩也給從法國回來不久的黎烈文看。黎君看完，大肆批評：

「老李，你交女朋友，作什麼詩？你作的舊詩，人家小姐也不一定喜歡看。我們中國人說談戀愛；外國講做戀愛。（Make Love）千言萬語，不如一吻。」

「我從不敢這樣冒失。」萬居臉紅囁嚅地說。

「你試試看！」黎君大聲指點他。

萬居大約是試過了，因爲賢濤動搖了抱獨身主義觀念。

萬居在上海，不斷譯著，文名大盛。民國二十二年起，孫科先生約他至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擔任編譯工作。自此萬居僕僕京滬道上。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南京，星期六又回上海。

雙方漸漸談到嫁娶，並且把照片寄到家中徵求同意。

萬居一有時間，就往吳淞口跑，約定時間，當然鍾小姐在。沒有約定時間，鍾小姐也會到上海買東西，拜訪她的朋友，如劉小姐，章小姐她們。

一天他與沖沖地到吳淞口，結果鍾小姐不在；他失望之餘，回來作了一首詩。

#### 秋日訪賢濤不遇

心情別後餘惆悵，閒踏秋風落葉來。  
佇立空階緣底事，屐痕何處認蒼苔。

老脾氣不改，寫好詩，用毛筆端端正正錄一份給賢濤，又寫了一封信。賢濤看後，實在是芳心默許了。

不久又寫成一首詩：

#### 申江郊外獨坐有感

試將心事寫新詩，萬木難容我一枝，  
獨坐湖光鶯落葉，歸來憔悴又秋時。

海上寄懷賢濤

歌浦樓頭感索居，別來消息近何如？平生最愛湘山水，魂斷秋聲正雨餘。尤其是「平生最愛湘山水」，常為朋友傳誦。是英國拜倫有這樣一句話：「當戀愛的時候，每個人都能作詩呢。」

不久，就宣佈訂婚。

雙方家長都同意後。萬居決定二十四年元旦，在上海新亞酒樓結婚。喜帖也印好了。

聖誕節前夕，大家都休假，賢滯約她的好友劉小姐，一起到萬居住處，寫請帖。這時賢滯另一好友章蘊如小姐，聞風而至，大叫：

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

賢滯嚇得不敢作聲，倒還是劉小姐的膽量大

「給賢滯寫結婚喜帖。」

「結什麼婚？那來的男人？准是你給拉的？」

走！賢滯！我們說好抱獨身主義的，房子也租好了，我們兩個開個醫院，走！三叔（指章士釗）的汽車在外面等！」

說着動手拉賢滯，拉不動，把呢大衣帶子解下來，來綁賢滯。

劉小姐在旁大罵，扯住賢滯不放。章小姐看綁不走賢滯，就到桌旁，把印好的喜帖，撕得粉碎。

轉身又找賢滯，想把她拉走，看拉她不動，看她又擦了胭脂，是以前沒有的現象，氣得大罵：

「難怪男人找你，擦些紅的做什麼？」

「咄！」一個響亮的耳光，打在賢滯的臉上

，賢滯祇低頭流淚，章小姐打完就氣呼呼地走了。

「你不要仗你三叔欺侮人！賢滯結婚結定啦！」劉小姐在她背後罵。

這時萬居趕回來了，見很多鄰居圍着看，屋子凌亂不堪：賢滯低頭垂淚。劉小姐說章小姐來搗亂過了。

「她是神經病，剛從醫院放出來的。」萬居祇好這樣對鄰居說。

馬上加印喜帖。忙上加忙。

「章小姐馬上到她三叔那兒哭訴，她三叔聽完，笑着說：

「鍾小姐結婚是應該的嘛！你吵什麼？我要準備送禮物，送什麼好呢？送她件結婚禮服好啦！」

章小姐有些畏懼她三叔，聽他這樣說，也不敢吵了，打起精神，準備吃喜酒算啦！

萬居與賢滯，在上海都沒有什麼親人，賢滯唯一弟弟鍾國元，已到北平去讀書。所以一切準備婚禮的事，除掉自己跑，就是靠朋友們幫忙。

### 新人敬酒鬧了笑話

二十四年元旦，上海新亞酒樓，是有名的粵菜館，在二樓上，喜氣洋洋。新娘的伴娘是劉光壁，伴郎是另一學藝術的李先生。

證婚人是南京市長馬超俊。

男方主婚人是眼科醫生張錫祺。

男方介紹人是周自拔。

女方主婚人是趙恆勳，（湖南鄉長。）

女方介紹人是章士釗。

一時高朋滿座，婚禮如儀。

婚禮完畢，酒席開始後，司儀帶新娘，新郎敬酒。好心的茶房，按一般人婚禮的習慣，注一些茶，與紹興酒同色的，放在新人的酒壺裏。

這時候憨女婿萬居，鬧了個不小的笑話

原來他當敬酒的時候，一仰頸子一喝，發現不是酒，而是茶，就大聲說：

「我不要喝茶，我要喝酒！」

引起來賓大笑，後來傳為取笑他的笑柄。新房設在塘山路。賢滯辭去永安紗廠工作，在住處開一診所，萬居仍僕僕京滬道上。

萬居一時無法返臺，就寫信給他堂兄西端，要他到上海住一個時候。

西端也想想看分別近十載的弟弟，同時看看未見面的弟婦。

所以西端就約了本家弟兄李水燮先生，同往上海一遊。從基隆上船，日本特務就注意，到上海，日本特務常跟踪，以為有什麼政治陰謀。其實純粹是手足深情，久別之後，想見見面而已。

西端先生在上海，因為第一次穿皮鞋，又因語言不通，更因日本人跟踪，所以很少外出。

賢滯每日都弄了上好的湘菜，招待西端，可是他仍住不慣，不久與李水燮先生，又乘船回臺灣。

因為萬居辦公地點在南京，所以賢滯決定結束上海診所，同時南輝於二十四日秋農曆九月十

六出世，事業與家庭不能兼顧之下，祇好做個賢妻良母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遷至南京中山門外孝陵衛二十五號，距離中山文化教育館很近，走路祇有五分鐘之遙。此屋一廳兩房，一間放雜物的屋子，另有小廚房和傭人房。賢滯從永安紗廠帶來個湖南籍老女工李媽帶來女兒阿慧住在一起。

多年漂泊，萬居總算有個安適的家，溫柔的妻子，活潑的兒子。每天上班為館中編定期刊物時事類編之外，就埋首寫作，每天翻着地圖，振筆疾書，寫好由賢滯謄清，賢滯有一筆娟秀的書法。他正寫大英吉利政治，後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書房有副網球拍子，傍晚時，有時約賢滯去打網球；網球場就在距屋後三分鐘之遙的路。屋後並有小溪，流水清澈，可洗衣。這是萬居一生最恬靜安適的日子。

一個小院有兩家，除萬居家外，就是錢先生夫婦，鄰居相處得好，可惜錢先生貪杯中物，據說酒醉後受孕，生個孩子，眼睛一斜一斜的，腳一顛一顛地，看來好可憐。

家中常有客人來，其中來得最勤的，是留法同學郭漢烈，因為郭先生也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編月刊。郭先生三十多快四十歲了，矮胖胖的，還沒結婚。雖然回國，還保持在法國作風。拿一疊稿紙，幾本參考書，就到咖啡館坐上一整天，一邊喝咖啡，刺激靈感，一邊寫。也許咖啡中放糖太多，也許缺乏運動，民國二十六年，郭先生就死了。是死於血壓高，年紀祇有四十二歲。

南京是古城，這時又是全國政治中心。中山文化教育館人才很多，除孫科任館長外，尚有編輯吳經熊，馬潤庠等。

時事類編是大型月刊，很有權威性，銷到全國各地方，及海外去，可惜抗戰開始，烽火連天後，就停刊了。

二十六年春天三月三十一日，賢滯又生下第二個孩子，是女孩，取名湘如。這女孩兩眼炯炯有神。酷似其父，面孔又像她媽媽。

### 相見恨晚會王芃生

民國二十六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七年。世界戰雲密布，歐洲納粹勢力蠶張；亞洲日本妄想吞食龐大的中國。很多人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。但是世界各大都市紳士、淑女們，仍從事社交活動。過着太平享樂的日子。

暮春五月，住在南京紫金山旁的萬居及其夫人賢滯，盡地主之誼，在南京曲園湖南菜館，宴請甫自日本回國的王芃生，王芃生的夫人鍾賢英，是萬居夫人賢滯堂姐。萬居與芃生握手，久久不放，互相傾慕，有相見恨晚之情。

萬居比較高黑壯，芃生看來矮胖子，都戴了近視眼鏡。芃生近視程度深，又有沙眼，常常深夜看書不寐，引起角膜炎。五月攜其夫人自日返國，即上書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，謂有機密呈報，有幾次買了由上海至南京火車票，又臨時退了票。後來住進醫院，眼睛幾乎睜不開，後來常常是早晨睜不開眼睛，要用硼砂水洗了，方能睜開眼睛開始一天的工作。但是晚上精神好，不是看

書，就是與朋友談話到天亮。

芃生眼睛剛好些，蔣委員長即召見，芃生親將密函呈報，說七月上旬，日本將有軍事行動，進攻我華北。此一情報，很被當局重視，旋發表芃生任交通部次長，藉視察業務，祕密佈署情報網。萬居也被芃生網羅了，請他做港粵主任，萬居也祇好在國難當頭，放棄他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思想，穿起戎裝，為國效命了。國際問題研究所於是籌備成立。

王芃生生於民國前十九年正月十七日，父親味齋公，與族人同住湖南醴陵北鄉大屋三槐第。芃生看味齋公教私塾收入不多，就到瓷窯廠做藝徒，在瓷瓶瓷碗瓷盤上畫花，平日還好，冬天手上生凍瘡也要畫，苦不堪言。後來進了陸軍小學，可以免費上學，所以放棄了藝徒生活。陸軍小學畢業後，考進北平公費的軍需學校第一期。進了軍需學校，雖然吃住無缺，但零用錢受窘，他常告訴賢英說：窮得沒有襪子，祇好用包腳布當襪子；鞋子底脫了，祇好各用根帶子綁起。不過書一直讀得好，沒有落下前三名。畢業後實習告一段落，考取公費留學日本。這每月六十元銀圓，在苦學生看來，真是大數目，因此寫信給他弟弟峨生，及妹妹柳真一起來日本讀書。

每當吃飯，芃生仍在看書，推說不餓，等大家吃飽了，他再一掃而光。因為他食量大，怕他一吃，別人沒有的吃了。在日本軍事經理學校畢業，以見習官身份，於民國七年隨日軍至俄境，觀察日軍勤務，由外蒙折返。後來又考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。

先生的日文程度，不但能讀、能寫，而且說得很流利。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，有一次他到緬甸視察，被日本特務包圍，他冒充日本商人，大談他日本「家鄉」風光，竟化險為夷，被蒙混過去。

二十六年夏，先生在南京慈悲社十號租二層樓小洋房一棟；八號為其朋友夫婦所居。那時南京是首都，治安好，許多人家白天大門都不關，先生辦公回家，往往走錯門，不進自己家，而走進八號，堂而皇之上二樓，到臥室倒頭便睡，朋友太太素知其健忘，便笑說：

「王先生：你睡錯了地方吧！」

有時來了客人，先生一定穿得端端莊莊出來見客，但腳上往往穿一隻黑皮鞋、一隻黃皮鞋。有時把兩隻襪子套在一隻腳上，又猛找第二隻。小事糊塗，但大事不馬虎。

果不出先生所料，七月七日，日本進攻宛平城的砲聲響了！這是黑暗時代，也是偉大的時代；這砲聲喚醒多少人和平的迷夢；這砲聲喚回大漢民族的國魂，匪獅驚醒了！多少人毀家紓難，脫下長衫，走上戰場；更有多少青年男女，輾轉流離，奔向大後方，參加抗戰工作。

日本陸軍在華北發動「七七」戰火；日本海軍不甘寂寞，發動「八一三」上海戰爭，我軍民浴血抗戰開始，南京常發空襲警報。因為慈悲社近玄武湖，所以先生於發警報後，往玄武湖疏散，賢英緊追他後面，先生說：

「我們不要走在一起，兩個在一起目標太大；你炸死沒關係，我還要替國家做事呢。」

賢英聽了好傷心。賢英也是傑出女子，在長沙從小學就讀教會小學、中學讀福湘女中，金陵大學畢業後，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深造，英文能說能寫並且流利。她收集些日本轟炸中國人照片，前往美國宣傳我們抗戰意義。到美國，賢英往各教會、各學校，展覽日本轟炸我無辜照片，炸我們不設防城市。又以莎羅女士名字寫文章、畫漫畫，替政府宣傳。民國二十九年底，由美國經印度返重慶。莎羅女士仍活躍外交界，報上也常出現她翻譯的漫畫及文字。外交使節來重慶，也請莎羅女士翻譯及招待作陪。

### 担任港粵聯絡工作

萬居決心參加抗戰工作，教其婦賢滯攜一子南輝、一女湘如暫返長沙岳母家。先生與賢英要旅行或搬家時，衣服倒不多，傢俱更少，兩人都灑脫，未買什麼房屋、田地；就是書多，成箱的，成捆的，左一包、右一包，珍本設法自己攜帶，其他的書由船由火車做行李載。「你把錢都買了書，我們老了吃什麼？」賢英問。

「替國家做事，國家會養我。」先生答。「你呀！靠我這些書就吃不完。」先生珍藏了八千多冊日文書籍，像日文的「中央公論」、「改造」、「日本評論」、「外交時報」都是從創刊號開始。當然中文書籍，更汗牛充棟。每冊書上都有他紅色、藍色線條，更蓋上「先生藏書」。中文書更多。據說他身後無一瓦之覆，一隴之殖，祇留下一箱箱的書，捐給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圖書館。

戰局逆轉，先生與萬居商議：要萬居擔任港粵方面主任。先生以交通部次長身份，實際已於「七七」抗戰開始後，奉 蔣委員長命令，籌備成立「國際問題研究所」。所以先生藉視察交通部業務，實際佈置國際情報網。——提供日本戰時動態及各國動靜，以做國家政策參考。

萬居自其夫人賢滯返湘後，由一年老女傭李嫂為其燒飯洗衣；不幸李嫂燙衣不小心，又被燙斗電死，草草為她料理喪事後，不久萬居在南京的住宅又毀於日軍的炮火。萬居就往漢口與先生會合，從事對日情報作戰。

## 中外文庫 還俗記

增訂 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柒拾元

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的戎馬生涯中，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，最離奇的際遇，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，當了和尚，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。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，刻已由鈕先生撰成「還俗記」。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